浮山文集別集

浮山此藏軒別集卷之一

浮廬愚者隨筆

跋介公舊本千文

智永禪師右軍羲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謝少卿外孫也與兄孝賓俱出家當梁時歷陳閱隋年百餘以老其感別路藏身之恩乎即其不下永欣寺閣三十年其殆一無所可爲而姑寓此筆麗游焉天地間想見遺風奈何日邈其生平若此此眞伶矣心成一頌略示阿閦必以自椎上堂乃詡詡然善知識耶鐵門限至千餘本會不爲經當日之至寘方數捨身同泰寺令尊臣贖之今乃責永公以好書法名傳

之辨才甚矣其目皮相也。

介公謂此舊榻有永師押字乃薛紹彭所藏畫禪室日孫虔禮千文得之章艸爲多永師千文亦爾乃知楷自分篆入歐陽信本千文眞有完字具于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衡劑而成者余從虞書入永書顧終歲不成千字卷何稱習者之門自分於此道遠矣時一爲之以歛浮氣携謝閣日元章有小楷千文間入率更而沛有餘間不涉矜持徵仰得永千文之道姿而整比成章然其老到固自適也人各有入處而後化爲豈拘皮毛然皮毛亦神之所寓也愚者曰此因天分而習伏衆神秩然順理乃遊別路不習之天寓于習中法與神致不相離也體正而書

憂變亦正矣莫非寓也莫非遊也過庭所云神怡務閒之難也學未知法而璟詡神致不爲苛律所縛即爲談神所誤曾知古人之流傳與聞心之評歎其寓此以遊者果何在乎且問春雨樓之筆麗閒不閒耶介公爲閒不過與我消閒耳區區較量點點隨人軒輊者依然目皮相也

跋魏子一倣顏字後

甲申封刀時子一筆聳樹我指其叚成公區區血淚之言猶在耳也已余得潛竄後乃聞子一不得當而自剄死此志與成公何異後此十年余復從嶺嶠鐵鋒瑒納畱影封此鐵限能無蛇足生涯慄慄耶山影居士扣關手一扇乃子一倣魯公筆也爲

之俯仰。山影居士曰。頃從友人處苦索得之。以為至寶。或曰。同一泡影。有何瀉毛泰山之見。然魯公之筆。子一能做之。今又有寶之者。山谷冷齋每稱忠義日月之氣筆間挾之。千古不滅。未可執空臥一掃也。

書司空圖詩後

表聖曰。醯止于酸。鹺止于鹹。花之味。人知其在酸鹹之外。東坡以二十四韻。三復而悲之。余觀其自列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驛騎思故第。鷁蕩失佳人。柝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寒窗當意樞。花發遇歌成。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得劍乍如添健僕

此書久似憶良朋未易如東坡所稱之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也久而不浮遠而不盡其有之自鳴集所云撐霆裂月勍作者之所脾姝未相比余特以瀕貽濯纓獨重于王官谷中耳耐辱居士休休莫莫銜口遺放徒執醎酸論詩者烏足以知之

跋楊周二公所書詩後

忽覺捷公獨藏二公筆蹟不覺倉兄憶余交仲馭以辛未在鳩茲識楊公當戊寅曾入分闈者二字見贈轉盼泠落蒼天所艸金壇爲弘光巨憝究死清江以天與督師冀萬吉人郭雲樸兟有僕龔建未祭美扃同殉虔州觀其忠信無蠱日月爭影之句慨歎堙惑使人蕭條生死之間悲歌者固已早自必矣清江詩

與漳浦同調。而㤙倩流利過之。書法遏遏元常。稍行稍變。金壇聽家茅麓。邀羽三箸生。砥礪攻苦。肆志風雅。是其筆蹟不必以人傳。而今正以其人傳乎。又歎世士好藏名公巨卿書者數數。而楚公獨藏二公之二詩。此尤當為天地珍惜以傳者乎。後之覽者。豈無感焦戀懷魯生。洒洒而傳吾黨者哉。由自焉之苦苦言之。夕則可矣。悲不必無。

書周苦蟲卷後

周貞妻歸依赤嶼以讀書。杜西之作長語送之。愚但寫其歷歷黃州對焚口而已。少時寄惠連云。江山新落葉。風俗舊悲秋。今再舉此以問赤嶼讀書人。有書可讀。正不必作新舊想。

書遺教經後

眞西山見楊大年所書遺教經。歎下學上達之不可易。新建曰止有下學。即是上達。夫上下原不相離。特以猗雕奇之情識。自蔽耳。一心六度。以戒爲基。世尊最後珍重。長劍倚天。東坡所謂食鹿之美。加以易牙。猶是當日之味也。中道當當。即自性戒。琉瓶獅乳。在選器煉器之爐鎚耳。三一老人曰。屋以築基最先。洪屋之享用其基也。最後亦此基也。五教分時。膠鼓矣。趣而上之。掃而執之。詎非膠乎。三番山木。畢此雙樹。此一最後。萬古之長後矣。覆船笠公。囑書此經。以覆船爲木叉。最後即是先着。誰是一心奉此經者。斬新條令。恢復舊基。覆船駕船。不妨求劍。

題嚴相國家藏坡書

李端叔謂東坡研墨如糊握筆近下而行甚遲然未嘗停緩筆迹盈紙王履道謂坡不甚驟奔捷決獨取其絡繹蕭疏往見王性之所藏東坡五帖似徐季海李泰和今觀常熟營丘公所跋御賜坡帖呂夢得八十三歲讀書篇與栁子玉寶覺師會金山作神致蒼遒真乃遲緩絡繹行乎不得不行者乎旋憑山一日載向芝亭展翫滿座軒轟因識於此猶徒執宋纖細密然之以辨眞乎瑣瑣矣

跋樂毅論帖

李陽冰與李嗣眞書云右軍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或謂黃

庭圓。蘭亭逸。曹娥匱。樂毅論方。歐顏皆從此出。是蓋質論其狀勿形極也。神于疑形。則頰毛即神矣。詎曰謹毛而廢之哉。山谷謂樂毅論王著所書。未免小僧縛律。此急于蒐其別致而借以凌轢耳。李端叔曰。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剮砕聲清遠因得樂毅論于其覆。槩摹唐摹。勿論也。愚者忽見胡耽一本。頗自流逸。因歎曰。手與法化。隨意具足。風韻勃然。秘藏鋒。詎可作二觀乎。古人各以其所至者臨之。方圓固同時也。米南宮曰。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然米終帶行狎。賀方回曰。坐乃立。立乃走宋無楷書。不若就其摹晉楷者。與之為緣。臨楷舍已。所以療已。敬學即此。浸心即此。手舞足蹈。未嘗廢坐立也。書固由已。豈由

人哉。

書合璧端友集後　霞舟許鍾嶽

愚讀晦山明白乾淨之語。始知錫山吳公之以火光衝天世嗣君公及見訪。出示合璧端友集。囑以一言。所謂合璧者。友山公畢遜國之法位。霞舟公畢隱上之法位。所謂端友者。李忠毅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前。霞舟公與錢希聲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後。祖孫師友偕時遂志。日星為光。天地間之固然合符如此明白乾淨。猶不信哉。已書一幅晉螺山與公及而南浦復遇其兒野翁。舉及蓮花法位為易包央。自事其心哀樂不易。惟望信此固然之符。即已萬世造命矣。儻然相對久之。伸紙索書。故識其後。

題朱叟軒陶燎說

叟軒所居昭山之麓。小軒迴翔。庭種蘭芷。一窗燎然。屬余題之。余題曰陶燎。問其所自。余曰王褒九懷。有陶壅林昭之訓曰。乘虹驂蜺。步驟桂林。意曉陽兮燎寤。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可以藏身。蟫蠹可也。

跋施敘臣藏穎井蘭亭本（施逢覲注號玉中）

陸友仁見蘭亭十一本。陶九成所裝百十七刻。悅生閣藏蘭亭八百匣。今傳幾何耶。此則萬曆中穎井夜光本。或以爲褚河南摹。董宗伯定爲米襄陽。近之。施敘臣出世無所不捨。獨此帖猶在枕中。噫。天下之物。豈有常存之理。精入而解化。則有水火不

能燒者。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衆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古有語曰看破已矣。用先則撕愚者曰痛。

題東坡狂艸辭翁記

東坡狂艸辭翁記。乃元祐六年在潁爲劉季孫書。趙子固珍藏趙松雪宋昌裔沈石田吳匏菴皆有題跋。高兿鄭亦云徐潁南以豆易之泥塗者也。劍州吼雲趙衆遺世而懷此以進其延津之舊傳耶。其泥塗而珍藏耶。愚者反覆觀之。由方藏圓乃知方圓同時。坡公自云綿裹鐵。山谷最賞其沈着。此幅脫剛稜眞圓熟。眞行艸相間。別有奇逸。老而見之眞可長一倍矣。彼不知邪

官壁楷悟顛逸之法而毀方貌圓者吾豈許之嗟乎古今一致埒才候足其神自傳不必問爲紹興方氏所藏白麟所摹也摹而神即其悟後之火候矣苟悟其眞不磨者隨寓以迹焉可也怨泥塗怨珍藏何驚之有

書遣筆卷

一日此心休之則澹鼓琴聽泉正是入寂樂定一日此心用之愈出讀書窮理當作無厭足王祇如陶貞白之層樓松風別錄本艸葛稚川之披榛排艸著抱朴子沈雲頳八十手寫細字滿篋休耶用耶陸放翁入蜀記有酷好者決無意爲文文之至也狀物適狀其物而止敘事適敘其事而止不增不減自爾錯落

然是通神明類萬物古今稱謂信筆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耳迹蹟動惡蹟動者固陋簧鼓詐受紿乎張元長曰蘇東坡父子爲文純是遣放非有意于爲文所以可傳此于刻意剽剝獺祭納被者洵華頭妙藥矣以衮綖爲桎梏而甘心鬼彫也寧許之哉

跋藏眞自敍帖

紹興曾公卷跋藏眞自敍三本一在蜀黃山谷以魚牋臨之一在馮當世家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元祐間蘇泌携至東都冀米元章覩于天淸寺蘇黃門薛顏叔皆有題歸呂辯老黃長睿云在唐通叟家亦南唐所畜者寶章待訪錄言泌父補六行題

跋淪亾者多。李西涯公見之徐譜齋處嘉禾項氏賺得分定本
即陸完所收。嘉靖壬辰文徵仲令章簡甫刻入停雲矣愚者反
復觀其所榻，忽大忽小間多不屬所選疑者寄傲養性之士，不
羈之致儼然。何乃自敘諸公贊句以示考耶，殆後之好事者捺
爲之乎。可以六行亦可以十半矣，黃山谷曰張旭千文蘇才翁
所爲，才翁舜元，即子美舜欽之兄。金玉皆精此技。一時游劇有
之矣。愈久而虛者愈實藏者示客，客誰肯如劉蛻之直出葬丘
哉。已而歎曰禿筆成塚，夏雲隨風，一生如此本以寓其別致而
後世之寓者復寓之要亦當時承蜩弄丸之凝神，所流傳不可
昧藏也。

題倪文正公芝石圖

彝修武橫空盤硬，乾坤雷硠，劉屏山謂宋人目爲雷太使舞。蘇長公沉着痛快，筆不停綴，李端叔謂其將錯就錯。忽睇倪文正公芝石圖，磊砢崋沸，欒嵯蒸成，不容一草一木，想見解衣盤礴，其沉雄爲何如哉。達人遊戲，寓意甚遠，目爲雷大使舞，將錯就錯，彼不辭也。先生一生詩文書法，亦絕不肯雷同面目，又非終園碑。樓寮帖。所可比倒。嗟乎，世盡皮相耳。亞夫與小孤過二片出于崔嵬，東坡以石易画，遂引鶻蛄捧腹，今以配此，有咲者乎。杜陵似子長。大令似莊周，不遇出格人。咲何怪焉。望子遠携至此。此已出格矣，秋山晴窓，安能忍俊。

題季子畫與表弟

趙子固蘭竹悟禪者也。表弟皇甫子昌表得其法，天台董中齋

措舉李伯時表弟喬仲親授筆法，遂入能品，子昌勉之，趙君澤

孟滋舉山谷題宗室大年畫曰。大年學東坡作石，年少故未老

自十倍，當入神品。子昌勉之阮季子。吾鄉之奕者也。于叢蕨中

而畫梅竹之致，于梅竹中而暢風雨之神。青出於藍，禪耶畫耶。

于欲得解脫三昧。可從此入

墨歷爲雨樓畫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闊雲低斷

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懽離合總無情，一

任空堦點滴到天明。此蔣竹山題王叔明聽雨樓圖一閱。虞堂人。偶蜀寫雨。借題其上。雨樓居士猶分別此三聽否。乃爲境轉耶。直饒不被境轉。依然不知雨點。

題沈啓南虎圖

乳虎最怒。厲歸眞圖之。妙有生意。昔稱顧虎。惟趙邈齪一人。謂其形似而有氣韻也。此圖風艸披靡。正狀其一笑生風之意耳。眉公不以爲武。必歌斑斑噬人之詩。寫其攫搏。使倀爲之前行耶。石田長歌朴老。而麭菴結韵有致。雖伏虎者故自不妨色變。謂之侍者警人可也。客琢遺山日。千年虎豹守天門。一日牛羊臥秋艸。警在何處。

為丁菴作画

三十年前鄭超宗告我以千里之訣曰法熟自化魏子一告我以臣虎之訣曰有幹有抉楊龍友告我曰莫妙于懸思者曰面前具足各宜應其性而已矣將謂予久縱横責以房山鷗波李伯時瀟湘圖尚乏蒼莽彼受之否是亦太白所云枕席烟霞之雙奪乎丁菴于此盤礴已久應不以愚者之語同聾聾也

題画寄羨湖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合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然通如參禪人各將金剛王劍一截截斷四路使計較中無商量在得失中出生處方得暢快領其天然或曰背水之陣易幟之奇兼

先執後愚者曰猶不信承蜩弄丸之頓漸同時耶退翁五老手乃能與法忘悟成竹於胸中。揮灑始具自在此幅面壁。便請同參。

題徐伯調松柏圖

人間世匠石。診櫟社樹終其天年矣德充符又曰受命於天惟松柏獨也在。請問松柏之樹。不可以窮年耶。外物曰。春雨日時艸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艸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將謂誰在誰不在耶。直饒山木篇。處於材不材之間。亦未夢見在。別峰愚者曰。松耶柏耶。誰與汝安名。拈作一莖艸。不怕懸崖傾。

游名山取捷圖

倪文正詩。一望自難分馬練。千年青不了龜蒙。登泰山小天下。何必泰山之內登泰山乎。京方自光。先讓日觀。此孔顏讀書開眼處吳門匹練。是第一寫生手。相傳描繪過者多。可惜嬴家官松刻碑。遂鑿壞其面目。金泥玉簡。轉引紛紛。何暇惟富媪為元君。磨前碣而刊新銜耶。泰山俗矣。即從名山倒斷。三天門亦無奇也。別有嵯峨隱洞。在幽不可。遊者急完一題目爾。或曰此悄漫漫。非急完一題目乎。日爭奈自難分。青不了。

華

子雲曰太華為旋。田駢慎到作華山之冠以[illegible]表。文太淸證為

疊司寇冠三面削成。中為南峰。東為玉女洗頭盆。西為蓮花峰。遊者從青柯坪。挽鐵索上千尺幢。上此則具希夷之蛻骨。何煩王涯王履辨掌迹哉。于鱗記曰。譬中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喉中之繡。垂鍼中之繡筒。皆自汲也。足已蒞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人上出如出井。矣自民再遊。始歎其狀非親至也。耳食焉能知之。吾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矣亦有善載其腐肉朽骨者乎。愚者曰。如是二心。先心難寧可退之。驚哭遣信告絕。不負親至一回。未可以杜陵遙望題詩為風流好事得便宜也。

嵩

華如立，嵩如臥，得之矣。廬鴻乙巖，旅瀑鏗鏘，石淙峽澗，碧峭幽菁，此中嶽之二勝也。天下乃以少室五乳奇之。西來斷一臂，歸一履，奪中華之中而踞之。中華志林濟濟，多半為石壁所困，而峰頂亦不能造，丘壑亦不能遊也。奇哉。一葦欲送達磨上學，比之薛正言所記為奇。杖人有藥毒殺達磨，更奇。愚者曰：乎。

衡

衡八百里，首回雁，尾岳麓，大矣，而無瑰異，故圖画不能艷傳。傳以岣嶁碑艷，繼以一懶二宗艷，顏璘言辭愈開雲，朱張聚雪二事，最堪圖画。或疑之，何不疑何于一之岣嶁碑耶。槃菴曰：泉石不能如雁宕匡廬，而峰峽旋雲，祝融日觀，果是二絕。友夏曰：山

雲出入艱難際莫使關門此念淡望衡九面殆所謂雲中君乎吾知遊山者必疑而不信也遊山若一無所疑亦不免為芋頭咽殺磚頭踏殺石頭滑殺

恒

崑崙三支入中國北支在黃河北起伯顏入塞為渾源太行山東山西以此分恒山屬中山其猶帳中坐乎五行五帝北方皆二叶光紀廟祀在燕蘿蛇表玄武也而說者謂此山似蛇盤龍然且寘勿論獨憶其有護門之神艸當入此山求之謝在杭嘗欲易置五嶽以天壽為北嶽何不廣之為五須彌縮之為王母鬉之真形耶且看此五嶽點不安名字亦能迷人亦能指人一

龍眠

東西龍眠皆先塋。今日伯時不待盡圖矣。儼玉峽瀑流最壯。叔祖戶部公取以爲號。參天一峰。卽老父跨澗之游雲閣也。俱從境主廟入。左忠毅之三都館在焉。極半天嶺而北爲舒矣。固非一幅可盡。但指幽石清湍。卽當歸夢耳。

皖天柱

海門江上。南望九華如掌。北望天柱如指。固雲中奮秀之一奇也。從皖口泝沙河入潛。爲三祖寺。上馬祖巖幾四十里。乃懸崖而見一峰。挺立衝霄。卽所謂皖公尖也。人不能到。愚故以淡筆染之焉。祖乃馬自然。名湘。鹽官人。非馬駒也。擢秀閣爲陳瑩中

讀書處在山西麓。南行爲山谷寺遊山懷古。圖而記之

九華

憶天啓丁卯隨老父自安石雨中命駕。至五溪橋。橋北有臺倚檻展眉。九峰如列踈指然。黛色娟潔。聳人襟懷。誠奇觀也。又三十里登山落伺。如小村聚。金地藏禪師之塔在焉。相然以爲印度之地藏而朝之。陽明王子坐處。土人亦好言之。東上舍身巖。所謂九子之一峰。峰圍數里。對面天柱峰。計抵之亦二十里天臺朝陽洞。則四十里餘。故不顯其峻陗琳琅耳。九華可望不可登。此謗竟傳。誰能具濟勝。縻時日而盡此山之奇者哉。周益公紀觀瀑。應在峽中。棘莽塞之。故仍寫五溪橋望之意。立焉

于前而得之。何爲不可。

石門洞泉

青田石門洞非洞也舟入峽口兩崖菁嶆潭潴淡碧篙刺里許北面如闕。全河下傾對岸沙摧作亭觀之瀑未有大于此者壁上刻天下第一泉謝靈運書。陳謙咲其咫尺而失雁蕩何用伐山開道爲古人亦從其異之所至而已。少從老父出長溪遊此聊記彷彿。

匡山三疊

余子與楊伯起書曰三疊新泉奇勝。此生無由至其下。嘗託黃南伯陳和成摹以來則南宋始出也。老父庚午遊匡盧言三疊

最勝。然必峽遊始盡其勝。壬辰同施尚白。周惡皇遊。遊人皆從凌雲舍上嶺。據北崖松望南崖之谷中。有瀑布三疊如練。相去二里許。以上覞下。何能暢然。已過石脊。一綫天。綠潭臥九雲屏借盧。求老僧爲開九疊谷之路。越數日。自玉川門入。側身出洞。循澗行。是爲鏡壁峽。岩崩衝天。獅象蹲踞者百狀。龍潭激電。天爲之小。投距而過。見天門焉。是爲外龍潭。瀑五丈注之。其上有篆蘚中識李夢陽名。此舊路也。沿北壁捫蘿二里。行奔雷中。忽見一疊。拾級獅子峰之頂嵓。三疊出矣。銀河直瀉。氷霰湔騰。全身雪沓。寒溼其骨。豈復有人間世耶。是可以得開闢之句否。坐金鰲石。許建一亭。因題之日。不容下語。

雁宕

沈括云祥符間建玉清宮。伐山取材，靈峰靈巖乃見奇峭陡削，總不出永嘉陳謙一記。嘉定已巳。遊至絕頂，得所謂雁宕者。前人未之識也。懷素與律公書貫休有詩，則唐時已開矣。或已開復塞。至宋更開耶。李孝光稱石佛南溪散水崖，終不如大龍湫。忠歸亭眞忠歸矣。向曾敘名山諸瀑，虛懸入潭，蓋無有勝此者也。從能仁寺五里沿澗，曲折而入，兩峽夾天，至則北東西三面連屏，合拱懸崖。如覆半甕。然剪刀峰一片石，卓起百尺，獨蔽其南。過剪刀峰背，乃見觀不足亭，亭踞危石，在潭之陽，下石砑磼潭而轉其陰，爲忠歸亭。至此觀之所謂連屏拱甕，與剪刀峰齊，

人立蒼壁之趺。如井窺天。瀑挂其脛之簷。仰而上睨。從空注潭。瀑之四圍。人可迤走。拍掌風起。瀑飛不見。少定復垂。嫋娜變幻。或直霤。或旋烟。秋日正午。射之球成五色。其注潭之縱橫分合。激波騰沸。聚則墜潠而濆高。散則數十百縷。擲雹而起。雪花成形。潭影正碧。不相亂也。若黃巖石梁倚壁者比矣。寧都集賢嶸瀑亦虛懸。然自內視外。又無剪刀。不見潭波。韻不如也。浮山金谷巖內之滴珠巖。頗似之。高十餘丈。惜泉源小。雨後壯觀。石如大螺旋而成樓。樓頂破而人從天上傾瓶耳。

天台石梁

陳臥子以書道愚寓高明文心院讀山志。盛稱天台之大。而歷

雁蕩以爲小。步寺門之圓通洞。乃大鵝卵石而累之。石筍三丈附山。未離土也。惟石梁奇。斷橋次之。桃源南洞華頂。平平耳。從遊雁蕩。參天椎削目不暇瞬因歎世之大言。以抹摋物之異奇處而掠虛雄尊者。皆此類矣石梁從下方廣橋上觀。縣河二十丈。橫青玉以東之。即雁蕩亦無有。況它山乎。特爲貌出。

潛大龍山

潛邑大龍山。有瀑數十丈。泉所注處。下立圻頂石。激爲水輪。其徑三丈。亦奇觀也。近聞土人燒鑿其立石。蓋欲直流爲之。叫屈。

桂朔

中國山川之奇。無如桂林陽朔。柳子厚云發地峭豎。林立四野。

皆似劍鋩。吳武陵陽朔靨璧壯之甚。悉韓退之碧玉篸。始憶之也。山谷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得之矣。范驂鸞以為平地屹然特立。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愚和稼軒相匡云恨無奇字說青山。更寫長篇。徒作敘猶耳。嘗畫近峰巉洞。便從沙足上層遙遠峰。略取其意。必欲相肖。須呼李成郭熙乃可。

寧都金精諸峰

梅川有金精十二峰。蓋在縣治之北。其山皆不骨。拔地百丈。不沾寸土。大似武夷。但少九曲泛舟耳。峰名十二。其實數百。南北十五里。東西且四十里。森碉巒彭樹廬魏丘曾彭諸公。皆家其上。雲中雞犬。峰頂相呼。愚者有記。記之。茲圖其槩

峨眉天門

七重霧地此門中。不斷烟雲染大空。翹首諸天憑素檻。漫人雙眼是青葱。臺邊偶點蓮花色。屏際常吹幷路風。劈盡鬼工撈不去。却將布袋拾鴻濛。此老父峨眉詩也。由峨眉縣至銅鑼殿。且二百里。入夏餘雪。晴日西見雪山。亦其連嶂耳。詑伊關云。其陰通縣度。出松濤。經壑古洞。幽糾難窮。志亦莫載也。故就天門一詩寫其槩云。

浮渡野同巖

名山巖洞。如金華。七星。書林。將樂。皆行地中以炬進。郎齊山之洞不炬而亦下行。惟桐之浮渡山。洞最多而連莞乎步。入植門

寓居之所惜金谷滴珠之瀑冬乾。三面湖水冬亦旋耳。先祖卜築此藏軒以授老父。乙丑使蜀同。筮得同人于野。題曰同人于海島前。蓋取其面南也。老父曾夢邵子于此種松。故又書行窩焉。先母壟山之北。久許此藏。且作伯時之顧應云爾。

太姥山

山石欒欒。大至數十百丈。九鯉一線。皆在山巔。山踞海濱。摩雲峰最高。觀日爲快。無雲之曉。先碧後紅。其紅黨天。千里之島如繞髮然。蓋水光蕩漾。睞其出沒。故倏忽而成此奇狀也。

釣臺

愚者兩上釣臺拜嚴先生祠。方玄英謝皐羽旁立主焉。兩釣臺

峭踞江岸。對面之洲。即蘆茨原。如意碎矣。沈仲蓮彙從來釣臺詩。屬我作圖。慘澹三日。乃揮立幅與之。今欲潢名山冊。縮為五寸。亦景定詩人之一絲在也。

武夷

陗石骨立數十百丈。則陽朔。雁蕩。金精。黃山。武夷。一類也。獨武夷有九曲溪。可以擊櫂。比離江耳。仁智堂負大隱屏。而屏得以當五曲。故為帳中。重洗仙顏。老父庚申題于雲路。蓋識之也。天游一覽亭。即在仙掌之上。船板槎枒。不得不請管工倂手矣。

黃澥

往次白云。黃山總為一石。植杕起堵。分南北海。强名之耳。沈昕

嶸施尚白梅耦長邵潛夫。皆有此約。不知夢何時圓。獨闢石筍岡鳳翅松。故略寫其危翔之意。

石鐘山

崇禎庚午。老父同張庸之先生聯句于此。金綠堤刻之。風濤瀰洞。以崑崙為殷狀矣。小孤危砥北浪。更為噌吰。泰之狼山。具區包山。東北風起浪數十丈。雄哉。當以郭忠恕浙潮之法寫之。

采石

樅陽下金陵。必泊采石。憑仲姊達曹梁父。中頓在此。牛渚月下與謫仙樓盤桓熟矣。略命大癡。皴起石壁。更為之淡抹蛾眉。

雨花北望

雨花一望。城闕參差。塔樹影略。江光一帶。自左覓天。神烈蟒伏獨當其北。相去且三十里。松濤艸色。幸不辨耳。六朝雲入夕陽殘。許用晦虞伯生不須重咏。

武功圖坪新瀑

武功山在袁吉之交。圍八百里。朝葛仙者秋必禱焉。直上箕峰鶴頂。人遂以爲上臯。愚者同吳山舫屬西蔚宰。泉開圖坪之瀑數十丈。不亞黃巖也。其州臣下之黑潭。亦有奇瀑。以囑諸山。故爲之圖。

九漈

老愈賡之本師。因搭簦往寓東山石庵。走六十里。至湖宮。所二

丹竈。雷轟。漂紗。大小珠簾。玉柱。石門。棋盤。響屧。將軍。皆溪澗峽石之際而變狀者也。惜不從下沿溪上而從嶺上墮而游之。丹竈者。溪石成片里許。列孔如星。而水漫其上。故刱一法以寫之如此。

三峽

三峽瞿塘。愚少隨老父布帆船六櫓下。猶記其影。此中嘉陵合涪而下夔巴。矗壁險礁。古蹟鱗次。杜陵諸詩。放翁入蜀記。皆可想見之。因以荊浩笑存其意。

連雲棧

唐宋類以棧道圖雪。自寶雞十五里益門入棧。至漢中寧羌州

出棧。共八百里。號連雲棧。今車馬在谷中行。無棧閣矣。人力開闢。後過于前。豈獨此耶。然而峻嶺危坑。崎嶇鳥道。爲客之險。甚古不易。杜陵所歷。猶在眼中。孰謂此幅不足休人。盤嶺雪棧。復藏古寺。如此艱難。亦未見行人斷絕也。噫

洞庭君山

浩然之慨。杜陵之深何如太白之刻耶。愚者嘗作詞曰。竟托青天。埋在秋風涙裏。渺渺愁予。斑斑幾點而已。

觀潮

瀞龕二山所束。故錢塘潮頭可觀。古稱廣陵曲江。如素車白馬今杳然矣。錢塘且咲東南潮。又何惟焉。不必月推。不必脈騐。吾

且遣趙千里作弄潮兒。以消鎭海樓之一晌。

吳區

王叔明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蓬窗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王。叔明本錫人。別業在夫山。故常舉其所見耳。縹渺莫釐。夾消夏灣。樹石村居。重寫麗集。則太湖之波光不顯。故且以包山點石。略藏一角。却渲淡筆。點湖中諸小峰。則蓬窗青玉儼然矣。

徑山

雙徑原無奇。惟倩房山點子。放白雲層層託之。故自顯其幽勝。倩知山有毒龍。要不敢作佳。來欺吾筆端也。

赤壁

顧起元曰楚赤壁五漢陽漢川黃州江夏嘉魚惟烏林對岸壁山見崖上赤壁字此燒曹處也黃州赤鼻是坡所遊董宗伯欲以雲間赤壁敵之圖赤壁者無奈東坡耳坡又奈其賦何

武岡洞口

洞口在都梁之西資江所出愚者以丁亥從沅天雷被左苗轉塆清水郎江後過洪江至洞口兩石峭立如門飛橋渡之時館蕭有斐家與姚以式泛舟作詩韋綠秋祇易貢題壁蓋時自稱為易貢云

二姑

二姑雙飛練似廬山馬尾而短特以魯公一帖令人懷烏爪耳

靈峯石戶。似玉川門。麻源幽邃。則其北谷也。從姑緣此相呼。羅明德十區玉立附之。裂觴跨橋。彷彿虎嘯之頂。猶不信蓬萊水淺期種桑田耶。因倣黃鶴樵。戲作鳥爪法。長卷寫之。

牒水巖

馮時可云貴州牒水巖瀑天下第一。以其濶數丈也。又有天生橋橫二丈。長二十丈。因以一幅連之。或云兩者未必接壤。愚者日太白引壁道鎬池君。秦人去桃源。為一事。便留此紙以為仙都可乎。

點蒼

大理點蒼山。下滙西洱。異水。石關入都。寺塔星列。升菴所記即

以為雞足山。愚雖未得至。然方壺蓬萊。猶傳水淺冀倖一遊。存此乘雲而觀之。未必不可以謝抵鵲也。

岣峋崖

岣峋崖為天壽右護。帝京景物略載之。壬午同劉淇雲聲鴻圖遊。從紅門望長陵而西。迤入峽中。為得勝口。關城雉堞。樓櫓甚壯。渡溪上嶺十二盤。為中菴。再十二盤為玉皇殿。殿踞一崖之獨出者。嶗嶆壁立。廊檻環之。更登其高頂。遥望諸陵藏抱疊嶂之下。雲中明樓。黃射斜陽。圖此半幅猶儼然也。蒼蒼茫茫。裁鋤何限銀山也耶。一靈蒲伏。松色尚存。億翁歲旦之歌。碧寧有吹

卧遊冊總跋

宗湼陽曰。余眷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惟茲雲巖横疊數尺。蒿筆之秀。玄牝之靈。一圖而得之。撫琹命操。欲山皆響。澄懷味像。暢神而已。夫蒿筆與玄牝何與。而少文以仁者收智樂乎。流峙相鮮。原無情識。筆墨寫照。寓于別滓。素遊之士。故足以寄其千古一往。而遊焉息焉。亦代鋪圖炭者也。愚者自少好此。老而遺放。忘山忘道。兩折三齒。理宿尊幢。亦免斷斷角立。不如以焰雲化之。前身餘習。輞川不妨自招。踦屬借還。安道寧拘家數。將謂新硎技進乎。呂梁曰。吾無道也。閒遊可讚。不必寢絃五岳時行。毫端自足。黃摩圍曰。丘壑須胸次有之。筆墨那可得耶。不覺一咲。

跋客生聖教序

畫禪室隨筆曰。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爲懷仁聖教序眞跡。卷首有宋徽宗金書標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禳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眞蹟。隨人言下轉耳。愚者曰。安知非集字久熏而自成此小王體乎。安知非劉騶粥書。慶虬托名而行世乎。書苑尊其所宗。聽人傳而定之矣。斤斤以紛紜何以出。辨唐搨宋搨。猶纍纍辭也。視斷不斷。猶近之。比來是處摹泐。必依其全者。一曰惟論書法耳。然唐以法勝。而風致蘊焉。必且曰宋逕易循而抑之。從事此道。即自負詞以

為低昂。又安見其不轉于人言乎。此本容生得之雲雞者。亦缺五字。較斷碑稍腴。而神勢遒利。紙墨亟古。則傳搨久也。

跋褚河南書聖教序碑搨

包嚴介以褚河南聖教序碑見遺云。褚書真本。只有此序。其同州倅廳專翻刻者。不入賞鑑。或疑聖教序無別碑。愚攷于司直金石目。有褚遂良書聖教序碑。依明誠之錄也。攷唐高永徽四年癸丑冬。褚遂良爲右僕射。書聖教序。勒石。至永淳三年壬申。懷仁復書此序。葢褚以戊午年去。去後武氏正位。疾褚遂更命懷仁書碑。懷仁欲勝褚。故曰集右軍字耳。叔則云。褚碑元駱天驤翻淵之。世評褚著大節。而字如瑤臺嬋娟。其在長沙後。當不

知何如也。恕者以虞取俊潔。而褚時沉著。體方勢穩。此碑是其本致其臨蘭亭樂毅論。疑注健朗。而有鶱翥之勢。可想見也。泰和清臣。皆取資焉。

壺華礓礤

天啓丙寅。王虛舟師。持米仲詔先生畫石。爲吾祖廷尉公壽。峰巒宛轉。鬱積蒼秀。每從而倣之。不得其下手處。後與吉士往還。所見不一。壺中九華。技法變化。猶東坡之寓意也。若馮楨卿竹下石。千篇一式。披麻圖畫而已。鄭千里常言拳頭荷葉。解索壁鉏。家數各殊。然貴在生動。不拘又不亂也。予久橫破處。即是小斧劈。雲林削巖。寔出隔同。而斜疊亦用側筆。惟花卉太湖石。透

漏玲瓏。別是一格。其背面陰陽轉側之理。豈有二手。諳庆通悟無不可者。因皴一礓礫。戲作斲穢文。自圖雪浪。刻于常山。亦是仇池詩魂。旻衍寫照云爾。

題九成宮壺中本

書法至歐陽渤海。始一整齊之以律。觀者如向殿陛正笏垂紳。然其手骨珊珊。自具高朗蹁躚之韵。米襄陽從此煉力而化之。故趙吳興不能似也。後人無此浪鞘淬鍊之力。將以塗鴉貌㨗寮。便藉口楊凝式唾王著爲書家奴耶。南泉依壺山之嵯峩數十年。忽爾千里訪道。攜此同遊。其意安在。愚者爲題壺中本。勿輕示人也。

書於陵子後

徐文長評於陵子終日。天地間嶔崎歷落之致。正須牢騷偏強之人出之。菖蕨羊棗。與八珍九醞。同于說口。炰炙之餘。忽進艸蘇。即螯吻寒齒。而野趣毅發。謂人人盡好之不能。謂人人必不好之。亦不能也。愚者曰。莊子敘墨翟曰。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舉世溫飽而目雷同。有一于此。嶔崎歷落。正以不平平之。亦薑椒苦荼之質也。水激風鳴。何嘗有意。此畸人之意乎。亦可以哭。亦可以咲。

書呂覽造閉解閉說後

楊大復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白白馬啞。遯天棄地入梭

盂瓦不問石。石不若瓦。無已姑相與爲閉。解一而不解一也。呂覽曰。或獻閉于宋元王。王令國中解閉。兒說弟子解之。解其一不解其一。造閉者曰。彼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更巧于我。尹宣子曰。止爲別翻一奇。專以本不可解者困難人。壓倒天下之一切法。及其悟也。並其本分日用當解者而混縱之。辟如始則羿結構。後則豔雉墮矣。豈不可歎。李瑞叔所云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正爲此耳。人心無古今。當周末時。飾有造閉解閉之學術。故呂覽引之。又況後之熏香吹影。巧護神叢者哉。嗟乎閉而誤欸已耳。解而明其可不可。是亭中節者也。有此鏡在。又何能欺。

書閔子馬說後

周原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無學不害。不害而無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袁采曰子弟三病。華衣豐食而驕惰不恤。一也。不讀經史。惟事嬉遊。二也。身既不學。又忌人學。三也。既且藉達人之快口以荒逞。而引才人之偏鋒以寬賢。其病益深。莫可救藥。愚者曰。今人藉口絕學。寔則不學也。快口偏鋒。何以藉何以引耶。多有是說而及其大人也。幾危哉。

書方虛谷序牧看集後

方萬里序天隱禪師。季父姚勉夫文叔兄雲。皆進士。與回同年鄧光薦善。祖道。晦巖時節因緣。牧潛之文章。世多重之而惜其不爲立政無逸。夫性無三教也。乞士遇緣。寧濟爲本。禰禰禮禮回避不及。彼且以電拂拂之。相謂弄匙箸客。超宗者言下不欺人。人自不達耳。離情見性。貫知心師。一門淡入。煆之於虛空。而崇朕同途。御風偕行矣。豈可以無覡地之疚還。與無顧王之莽蕩而疑亢潛之間乎。宗殆杜襲禮陳陶趙孟俯。目爲三教。夫郎彼之立政無逸也。眞權隨寓。別路之中。又別路焉。世智安能測耶。環中老父。托孤杖門。公因反用發揮午會。疊疊如此。竟無感者乎哉。可惜許。

題清芬閣自描大士像

清芬閣者愚仲姑也適姚前甫公十七而寡依廷尉太恭人居愚小子智壬戌失母仲姑撫而教之曾定古今宮閨詩史因有李龍眠本朝夕彷彿嘗画大士甲戌遂居吾都屬求藏本一日見陳旻昭云有錢舜舉列女圖取鄧曼許穆夫人括母是蘭萁描有大德四年金華胡長孺跋丁雲鵬羅漢衣折用重筆以淡墨泊其綫路而細作錦紋于其中鄭千里亦倣之廬山石刻大士筆分輕重蓋有妙於筆先者近且望八焚香作觀出示毫端非尋常可比也曷能潭丁薗生曾以石摹其立海之像搯倒洛伽乘流占步自非析骨析肉曷能下此金剛手乎紉蘭閣者愚

伯姑也。適張鍾陽公山左方伯。城破殉難。亦善白描大士。豈乎世止知念捺苦捺難。誰知念捺安捺樂。近年刀兵水火霹靂之下。無不焦爛。生于憂患。到此并立。誰謝指頭供養也耶。

寫憇寂圖寄益然大師　鄭汪扶光

李龍眠爲栁仲遠作松石圖。取杜詩屈鐵交錯回高枝。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東坡目爲憇寂圖。系之以詩。一日晩對隱屏。松雲溪雪。不容人語。因潑墨爲一幅。寄吾益兄。聊當舊期小桃源之憇。

書鶴銘卷埃菴語後

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雲林子以爲陶弘景。以句曲所刻隱居

宗陽館帖參校得之。蓋宋黃伯思長睿，亦號雲林。邵瘖曰：孫思反。會稽單士碎雲門之鼓，鼓中有二鶴飛去。雷門又名五雲門。此東晉末事。瘞鶴銘曰雲門去鼓，正用此。乃以為右軍書，何匪耶。梁天監十一年為壬辰，十三年為甲午。隱居于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樓，駐會稽。壬辰甲午正在華陽。蔡君謨曰：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銘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山谷曰：小字無過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愚者曰：所謂楷隸筆者，中齡也。魯直雖得筆意于鶴銘，卻取楊景度，欲破俗書，將以欹側為藝翔耶。忽觀峡公卷，二十年孤處層樓，而欲鶴去之筆，多用章艸八分翹尾之勢，蓋信古人出鄽之後，閒心隨寓，往往奇勝而正，

不書本名。使人疑之。自未可與俗人注解也。

題吳季六乾筆佛像

高麗畫大士。原出于唐尉遲乙僧筆意。今西洋搓染細皴之法能使顯高眼深正其不約而同者也。至以乾筆寫生紙不藉影本。不試朽枝信手展揮。輕埃欒積。亦與西畫洞其凹凸。此則吳季六。真得未曾有矣。道子圓光一圈而已。季六嘗作十方長幅四布之。又或染紙地如雪天法以漸漏白。儼然一圓光籠其首上。奇哉。季六少以舉關力鬪。魁梧山立。衣鐵馳馬。千人辟易。而今乃運絲髮之腕。茸毛不亂。又何其收放自由也。然吾見其作紙也。亦必止觀累日。然後起而成之

書韓忽忽篇陶祈釋詩後

韓昌黎忽忽篇曰。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閒人。孫文介曰。人非參禪。不足以消其心。億略曰。人惟不勝其情而乃求釋其情。凡言忘情者。皆不能忘情之甚者也。李長蘅曰。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然後可以至于忘。陶靖節神釋形影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遂爲神乎。退之忽忽作歌。將求所謂無生乎。本不借一物一法以自慰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過關矣。此等又何啻造造逃逃爲。雪嶠曰。鼻提之則一切不是。然厭惡一切。又成心病。醫經腎主恐。

脾主悲思，肝主怒，肺主憂，心主喜，五志互克，而止是喜懼二者，猶五行止是水火，四時止是寒暑南北耳。知北遊曰，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奈何以忘養生，猶頍弁之詩，張老之禱也。一懼一喜之間，乃所以享其喜懼不及者乎哉。

重潢子暇靈山遯廬圖

朱右司馬改號遯菴，贈愚者以下曬青，因画靈山遯廬圖並文而法老。愚者為篆遯菴一榜以酬之。同時賞鑒者臨桂瞿稼軒年伯、李吝舟給諫、徐巢友煉師。丙戌愚者入六峒猺，一切棄寘吳鑑在御史處。詎知戊子從沅返粵，而鑑在但以此石見還耶。

諸公皆如空中仙。而此石棠覽藥遊行鄣嵯呼。無非道處也逝
欣寐中。不妨寫畫。

答王為蔭公書卷

嚴滄浪以宗乘論詩。湯君載以宗乘論畫。將謂門入非珍而多又誤之乎。將求智過于師而逼精插翅乎。將倘此宗原無定法原無肯路。而任其觸亂乎。亦貴夫深造自得耳。向上一見永不再見。則所謂無定法。正即一切法而各象其空也。彼徒以無肯路。恣臆詆訶。竟以無定法為法。而自便其鹵莽。則溺援斯人已耳。然又非可放執枯椿而膠柱鼓瑟。亦不妨于專門精入而旁觸互通。顧力火候。何可眛乎。孫位畫水。□南本便能畫火道于

寫像、楊惠去而學塑、法開行齎、即是說法。一、行衍曆、早已超宗是則相代相錯。迹且併矣、其貫之者果何在耶。以元人筆寫宗人法、又着又秀、明暗交參。則營丘股道、不見鉤斫之痕、解索樹皆、總是破焦之點。先吟摩詰達夫、而後擕、以杜陵義山、能為昌黎東坡、而散為香山放翁、於是乎曰、詩有別才、畫有別致、落落穆穆。消歸可也。鐘無鼓響。鼓無鐘聲、本來證空、飣盌依位寂寞非內。寬廓非外。南看北斗、午打三更。兼中到者、代錯于一毫頭豈闕三重四破哉、借喻取快。亦偶擷其一垂一破耳、宗固無所不統。而變變各止其極者也、隨類不二。本泯何言、過關者少、是語者多。塞壑填溝。何消氣急愳者、嘗謂天公是第一畫手、伏蘇

是第一詩人。得毋引孫休之說否。

跋王晉卿孝行圖卷

李龍眠山莊圖。寫其家廟。與其世墓。又書孝經于宅兆之下。亦具焉。謂是孝子之終事耳。王晉卿訖寫孝行圖舉孝經通于神明爲主。故讀諷諫詩。王事靡盬。無非此油然者。古今無間也。晉卿以駙馬好古能詩畫。與二蘇伯時諸公投契。且以諸公黨而遠置瘴徼。後乃還朝。與拔賦舊。其爲人固自有其本矣。終卷以丘壑松楸。感亦固在是也。

跋清明上河圖卷

宋翰林張擇端正道善畫宮闕關人物。所至以萬計。清明上

河圖張著以為神品至正間楊準得之武塘王子昭摹倣之李定趙彥徵麟為之賦愚者于翟灣圖處見之今復于清遠堂見此一本彷彿無二但後苑較獵逆太液池略別耳夫以江南而寫汴京較近而憶宣和王孫芳艸宜張羽何嵩遠之咨嗟徘徊也

書藥王說後

蕭元聲舉提菴曰梁武捨身是大羼提昌黎一表是真供養陽明許朱子晚年出家一菴要送達磨上學且道具何眼合此等湯頭耶劑分寒熱有時互用毒藥衰其半而止備急丸反得不泄誰人感恩

書許文卷後

張元長曰。近世好詘濟南。如笑子雲以艱深文淺易。不知言子雲者。必其見于雲之爲淺爲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浩浩汨汨。不艱不淺。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有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挾其人之文矣。鼓掌肝衡。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爲險句累詞者也。其險句累詞。又何嘗不顯然出於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爲昔人所嘗爲。今之人何鑿鑿也。王遵巖爲許吉門序曰。君恂恂恭黙。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拘于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甚

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特祭招他人以歆、徐出讒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悲歌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斯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黯詑以為佚、而雄心佚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于此耶、然則裝飾黯詞以快形容、必不免者、而俳且不掾徐庾矣、愚者曰。史漢大家一路也、而今乃齟齬不過後人歷前人以驩門耳。艸木各有花實。此天地之正也、析理序事、紀物寫情學識足以達才矣、度量風致、其所醞藉豈曰修詞成章聽画墁乎。自晉競玄言而小品匙宗、乘自著而遁者夸。市井㠯俚之吻。糞掃六經矣、噫徒讀画鬼者謨詁乎哉。

跋南泉所藏銅海書帖

崇禎庚辰。先中丞以忤楚相逮理。銅海先生拜杖。同在西庫。衍易象正。小子得侍。時見揮洒。文不加點。偶請象正洞璣之旨。疑尚書不合易策之故。以虛舟子圖質難。先生甕然揮之別書寒松問少年幅。嘗時設護浮氣乍斂。知先生之教深矣。忽移北司。所衍二十四圖。亂擲在地。先中丞收之。皆手書宋體。鐵畫森嚴。河南伯卽此是學。況在憂患。跬步不失。學者能容易至此哉。歿仲親炙最先。珍藏一冊。且數十年。携之出遊。示我。讀雲庚辰癸未諸詩。押行間。州。寄示楷筆。或取鍾王歐虞。而時出之隨意瀟洒。要亦無常師。骨峭神淵。是其心影耳。一夜月明。三家當火千

春筆冢。四壁蝸涎、墓廬對榻、蝌谷笙簫。天地近玩、惜時時磨礪是所望親親者末一扎。知世必亂、叮嚀志事、凡人生病痛、皆不枉博約分途、儒墨互非、只是割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即高車駟馬。與嫗孔舟旋讀王此處、誰不懺然嘆乎。安得長此羨牆而前踰以漁血爲解實偈日耳。敘仲易史、雪纂三尺。天下誰知此者、立誠居業、寓藝轉風、矢此一報。自遇其人、塗占無光、受命如響、集於斗極、淤藏遠待。安得不珍重乎。

書蘆藥合卅後

廢之本師世居蘆中。其門人舒出世托孤。自稱藥地。甲辰師來青原。丁未舒請莆田、親拜客寓之廬、遊覽九溪、盤桓黃石。其一

時隨寓之語酬唱之句咨寓記室輯而存之吾師旣衍廬別薪火之古因彙一編題曰蘆藥合州亦以三十年之白髮師生晉此一會非偶然也昔歐陽公作山中樂送惠勤勤謂于瞻曰公天人也人見其蹔寓人間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海也子瞻在潁曾挑詩曰我師須是老門生今得不敢比于瞻亦不敢言挑而吾師金石之音滿天地不遠千里命小子書之長箋以留其家乘雲馭風且托以寓山中之樂惠勤所云豈復讓古人哉是年爲庚戌築地六十聖域祖關之中新建別峰遂詣此而歎曰天寓于人人寓于世世寓于事事寓于時隨寓寓心豈有迹可避耶山水筆墨皆薪也皆火之所以傳也後之覽者

谿然別峰。以不借借。山中之樂。眞千古之樂矣。

跋直之弟所臨顏帖

中履攜吾弟直之臨魯公一幅。蓋其三十歲病中所書。神情蕭然。饒有逸興。亦不拘拘以三折搬鐙而膠𢧐者也。吾嘗謂法以總法而神。窮盡一切法。乃無一法可得。此鄭杓所謂大成也。臨者之意。亦在此乎。坐位屋漏痕。天然尊貴矣。詎以多寶塔爲田舍翁耶。吾弟少負豪雋。其才不羈。遭時蔽蹶。三十而圽。有將術堂稿。其孤中發集而藏之。筆跡爲當時所賞。今亦稀少。忽然見此。人琴俱亾。藉之以存。因命工雙鉤過朱。泐諸石。噫。屋漏痕豈徒以書法譴讓哉。浮廬愚者智識于青原之歸雲閣

跋渡海羅漢卷

劉後村跋王摩詰渡水羅漢曰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黿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外孤鶴然厭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爲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吳艸廬題曰。傀奇磔砢近狡獪雖未大乘亦機警誰能領取象外意觀者空疑燈下影慈尊長憫衆生痴。直到如今痴不醒愚者曰拄此海中。休石援杖機固不得不警也矣豁然燈影蘆一龍也杯一龜也。誰知醒處更生神痴也耶方外閒人灑一滴水破一微塵

無非捏碎蘇蹻，踏翻瓷碣。將謂意生身與十洲觀樹差殊何在波瀾回互。即以固然而茫茫然。苟未窺過偃岳乾海者。其能信乎。六籍老年。精此不二。偶以李能賬過海墨本。放而演之不加諸色。信筆有神。然須問畫此者。題跋者。意生何處。燈下之影。伊可惆也。又況迹迹屑屑。爭唐王宋李與本乎哉。不如以大癡族筆爲樂。

跋五乳遺筆

一切法無我得成于忍。入門之藥多方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究竟寫諸無竟。畢矣。書法殊古。世不貴此而以其腊神。豈乎。不鄙鹽訾。潜然以老。無不乾安。況賓丹頭耶。愚驗神錢格惟一笑。

爲俗民書竹卷後

鄭所南推篷竹卷。自題云清風清曉總吹過露出青青一僻天恰似推篷俯看見淡林半抹古蒼烟。至元五年靜山周壽孫跋曰鄭翁先考益友。画蘭竹。求則不與不求或與。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耶。陳显題曰。我坐小船兆竹自在沙洲靜觀不揀選圖已識全體。此君徹上徹下矣。相逢無言只彈指。春山車馬東風前荒淡一脈秋花天。百年揮筆譜別傳。欲另此君吾亦顛。由此觀之億翁披緇承天。殆于別傳一場出沒者乎。須見俗民画竹書以與之。青青一僻。彈指間直爪透矣。小船推篷。且以抹閃

書綷山卷後

金粟道人顧仲瑛置書藏曰金粟冢而與知己遊燕倪原道為倣龍眠袯圖匡廬于立作虎米珪為小篆書之地名綽山愚者曰司空圖得奕亭有此風才人達放以出意抄此題目故自不俗若必曰如此乃是一生死一流人則反俗矣愚者嘗有語曰生時生漉巾暝壘雙眼青死時死荷鍤行殯不作鬼生死本來一莊子不消開一尺竿頭進步王右軍欣然有感于斯文。

書王日休坐脫卷後

周益公曰龍眠虛中坐脫有作而無為不在此時也倪文節曰有餘則戀不足則懺了此者誰劉道原比于客寓一毫不掛始了其故乎愚者曰隔日瘧狂留作呼桓九峰忌凡寧命焉所。

書小愁卷

米元章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以勢為主。乃規摹古帖。後遇錢穆父訶。而自出機軸者。華亭宗伯謂舊索險絕。勢奇反正。平淡天真。顏行第一。自於八還悟入。然日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須仙廬則自出峻峭一路。孟津宗伯則又笑之。往往濃墨淋漓。骨力暴錢。而宗圓順者。又復抑之。愚者曰。必臨古帖。乃不墮惡道。光與古人為一。乃能別變。筆泯於法。游忘其心。如享方圓同時耳。人本不能徒整而驟語。列順祇屬乳稚。不能牽展而但言縮斂。祇屬局促。欲得附拔。卽側戾剛踣。不中虔和之度。欲得險絕。卽詭斜鬼攫。不入高朗之格。莊則太癡。散則太漫。大約

人各就其所近、各自取一法、而又巧爲之說、奪人以自爲能耶、鄭子經所云盈虛消長之理、雄奇雅逸之觀、寔是寓形上下而備焉者、漢晉唐宋無異也、縱橫出入、屈伸剛柔、人不能自盡其才。自得其法。而委於不學之性、寧惟書法乎哉、且看池水黑否。

因二貞一篇跋

心之精、粹已謝物、心之神、用外爲內、精無人、而內景神無我、夫外景學問才能以享其性、皆性之所爲也、用光得薪、薪盡火傳、尚紛紛穀耶。生死槃槃、以死治生。來處騰凝、惟燃了之剎、心于誑、猶之尊徵于危、神不可知、在可知中。理泯于無、究混不得。故曰天無先後。中有條理、嘖不惡、動不亂、豈求無爲於恍惚哉。

浮山此藏軒別卷之二

浮廬愚者隨筆

題大士垂一足像

三十二應。不起于座。試問大地平沉。誰許汝坐。無端添出一足待不得。縮不得。作麼生過。大士曰錯。

骨心大士

楊枝不見根。四時春風雨。請問大師今日。向何方去。白衣無縫裟乾坤。不知不覺露出骨心一句。

爲石鞏老宿題覆頂大士像

笑將兩條髮。繫縛虛空。且用一幅布包天蓋地。若遇着石鞏來

捏住鼻孔。不知者老漢何處出氣。

姑山定菴請題

白衣丹抹。艸蒲團。袖手不作如是觀。只恁麼蒙頭縮腳。也大無端。踢倒淨瓶去。雙瀑飛噴屼。半邊鼻孔有甚氣息。際晴候怒若崖寒。到此者。再看看。

花冠古像

乾㵎推山。虛空壁立。古鏡花冠。滿身黑漆。顛倒兩手。揆天遍日。且道者箇聞掛劍一場紅。是誰點的。

墨刻像

墨中白路。衣線波屯。一塊石頭。萬古生花。未夜圓光。是個甚麼

相傳至今見者莫不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若便有人喝曰切忌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差

露頂雙髻垂手像

自伸廿露掌卻用春風枝放出青螺頂又作雙髻垂且咲耆婆金跳脫持此欲何為正為合與世人咲不妨平地生支離

為藥雲題

大地平鋪作草菜卓立金山又推倒從來亭口甘露餅此回袖手無處討奉送藥雲歸鄉大展三拜時東方自曉

為柳齋題大士

壁鼻貶眼展眉遮面十八變字是那一變可笑頭插瓶心柳一

枝。踏倒膝下葉千片。我今推他起去。不知世上人又向何處相見。

為懶生題大士像

蒙頭抱膝何為。爭奈蒲團有眼。且問楊柳瓶何故擲在背後曰懶。

瓔珞像

艸漫漫地隨方蹤。莫是一個大花押。且須放下胸中瓔珞珠。自能轉此一百八。將謂是觀自在菩薩處軋。

金蓮山請題

紙衣若問不借借。兩眼向下。不荅者話。翠竹桃花笑有聲。東風

托出當空掛。

彌勒如來贊

雲頭墮在街頭掛。一幅包此人間大樓閣閣閉看尖開撞倒背後拍一下。滿布袋是甚京西百雜碎無人著價。待問他時有理難伸。但消得一個嗄嗄。

別路杖影

此何人。支離其身偏出門。衝四面風。蒙葛巾。手弄七尺揮浮雲頂蹉句股方圓輪。尤莫是只一步。三叢迷蹤作塵藂籠嘗毒。自吐自吞。聊且大咲。空累兒孫。有人問之。徒見嗔世出世間皆不聞。

文題小像

坐此何爲。肚皮雖大。未免支離。左挼筐繩縛小鬼。右挽拄杖搘須彌。拂袖去也。是誰得知。

遊山像

自來自往。一葉指掌。渾身蒼蒼。日出肩上。踏碎青天。衆山自繫。何不歸歟。問搘膧杖。

題画冊後小影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無寸土。隻杖何所之。坐久恐成勞。牆壁羞管窺。遊戲遠登臨。老病路險巇。不如一筆掃落五岳十洲之烟雲。剪紙喚起狂風吹。究竟此意不可解。裝而弄成千古疑噫。

題倣古冊後

氣韻生動得天為多。然天自蘊一切法。流峙動植。一縱一衡。莫非天之法也。學先貫于古人。能徵古人處。則自見其天矣。久之而心手與之為一。古人一我也。天一我也。造化在乎手。庖丁之无解。難。寧王之鼓開花。詎可言說耶。當其事此獅子搏兎。必用全力。未可以苟而冒之。塗碍者自謂張顛劍器。不識而御空管箭。且夸吾棘端落處。定中秋毫。譏護何為。洪谷子曰。意玄山水有筆。項容有墨。吾其兼之。夫中鋒之韻。積類之埃。蒼乾之入脊無。烟潤之藏烘染。皆成乃化。顯在漸中。正如運谷之燒帝。夕祭之乘除。固未有不兼者。候何可以自欺乎。噫嘻。摩詰餘習未忘。

蕭貴止以自娛隨揚遣放已耳。又何譏讚。然譏讚亦遣放也。況自有同心不石不放過者在。

題枯筆山樓

乘六寄我白門小筆。揮灑既久。聽其所至。遂成此種古秀蕭散之致。因歎山水造命。寄之退筆中。北窗南山。西崑東坡。盡為此樓四面供張。別一天地。假使李成董源。責以擬行。則又有淵明請想醉人之例。

卷幔看泉圖

透過三番山水之後。一任飛流怪石。終日嚼爭樓上。捲帷人。全亭二樂。不作二見也。解索披靡。早已自信。必日得之夫山黃鶴

耶。

枯樹圖

盡爲榮枯皮相久矣。誰知冬煉三時耶。此木咲曰。我正開萬古之花。有人見賞否。法者時也。道者歲也。寒忍而後溫發。從來代錯。多少人被幾條閒名相損卻眼睛了也。遍大地總是文章。供我揮灑。而猶以秦漢韓歐。齗齗角爭耶。蓬窓靜對。逍遙而已。亦不可自以爲高。

騎驢過橋圖

石若冬雪。樹若春雨。人都猜作灞橋驢背。我便道是天台騎虎驪黃九方。且請剗翠易馱犇牛。不妨弄瓷方丘遊戲大羅天然

卻來墻壁堆頭撒土。也是禿筆作樁不覺舌為之吐。是誰面壁九年。來此敲空下語。愚者放筆曰。聊讓此人一日。餘者不敢相詠。

偃松芝石圖

一松如文殊在蘇摩坡上垂手。一芝似是慶坐蒲團上卷簾膝下石頭。大者大小者小。斉來視讚一毫尖。

題三笑圖

浩瞻東坡。固是隨口證脚。于尭鑁崖辨難亦屢綴旋。愚者曰何溪不虎。何笑不三。各人就地寓其致耳如猶奏此。不能散場且過橋去。

題樺莽洲岸圖

槁木之枝若蜩翼。無花無葉抽荊棘。湘南在淸山藏匿。農屋漁舟不可得。壁上觀者以爲空中五色。愚者笑曰秖是白上黑。

縣厓松櫟圖

拔麻削鐵不過是石。亂插針吾知爲松。單介字多應是櫟。或問莊子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又將何見。愚者授記曰。包管斧斤不到汝。汝且面壁。

題畫寄俞郎

俞郎竹閣相見。忽忽二十年。頃郵書云。蟬寮壁上。正望青原老人半幅不得。一日臨窗無事。天氣乾燥。敗筆又滑。遂成此種雲

樹不知摩詰巨然當時曾夢到否因起歎曰山以灰堆成解脫

雲從紙背鬱兜羅

又題

三文錢買雞毛筆遂能別造山川與百金買不離手之槧遂以封。有同別否。搓椏數枝。茆艸一亭。亦具濯纓之樂。卻無平泉之憂。因以輞川前身為洴澼洸。戒祖後身記起然臺。與作竿頭。是誰解咲。放下筆。出溪邊。林鳥來歸。又過一日了也。

題靈壽木

偶從漱青峽得之。似薑似蕉似竹。通身藾張。三冬不變。固知是靈壽木也。因圖之以待識者。

爲剛臣題

陳公弼家柏石經根。黃山谷手快馬砍陣。忽然引此。又似指東話西。要須證過木石者。與之寫胸中磊落耳。剛臣居士閣壹中且作壁觀。豈無一人來買此方者乎。

乾點

米襄陽。高房山。流傳巨然點子。曾知秖是烟垢藏身也耶。若問閣上人。自然不答。

遠峰入樓圖

忽然吟曰。我與小樓俱是畫。厨着一點。別有一場快活。亦不徒在烟雲也。

山肩小閣圖

巨源曰。登高臨下。自然深遠。如此閣上。濯莽當前。幸得白雲間之。然則窗中人。亦是背負蒼蒼而下視者乎。愚者曰。嗜享此福知未必知。

崖下放舟圖

樹似富春之釣。船似圯橋之履。將謂巨狩而資乾諷。叩柑而漢山海。猶以上下判天淵耶。臨公遠寄素繼。画者題者。料踔何涉且面壁着。

挨皴觀瀑圖

狠毫禿渴。何以寫來烟潤耶。本自不染而隨一毫頭以現身。試

問墨池。墨池不容聲也。瀑布不溜青山走。參取過橋携杖人。

烟柳圖

江干烟柳。特立一樓。卷幙杳然。何無春興。忽歎天下傷心處。青道如此。唐突。必有故矣。杜陵故園。愁中盡生。誰銷空餅。又驚此曲。

又柳亭

風流可愛。浸說張緒當年。樂府橫吹。莫問新緣誰綠。郵亭如故不見去來。惟許閑人。免傷春意。

爲硯隣作

削鐵師開同。蠻錐師浩然。猶是牝牡驪黃相馬耳。別有蕭條難

寫之致。隨分露一毫頭。因作落下聲曰。不亦說乎

題雙松

其根抱石。其針刺天。無端幻出影儼然。盡道歲寒晉山川。忽聽風濤遍耳日。誰信此筆在天地先。不妨白紙日生雲烟。若有人問玅諦中如何得解脫法耶。袖手不傳。

題画

米襄陽老來伏只。烟雲供養。王安道老來自首。懸處難忘。愚者曰猶是別峰描邈。畢竟如何一句相償。禿筆笑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雪中騎驢圖

古今冷擔子。盡在此驢背上矣。誰經盤嶺過寒關。且看半路青帘影。

縣崖遠覽圖

一覽江光。自爾超曠。若曰列子被伯昏所迫。吾不肯受也。因嘆日無事自高興。歸帆但信風。

扁舟洞口圖

古有伐木開道以造山者。何如漾舟入洞口耶。誰然拐獲之奇。遊潘之逸。求可頡頏子美望岳。自是愛惜退之弘淚耳。

松石圖

河陽新婦子。臨濟小廝兒。化作松與石。鑑湖重遇之。

題蕭尺木画

以乾筆枯線寫吳裝人物。故是尺木奇致。忽見所刻離騷九歌圖。李昭道趙伯駒。皆其衙官矣。以鼓章侯水滸牌。沙蓬香寫磊由爲何如耶。人無大心。難脫瑣瑣。人無細心。一事不成矣。道子轉關。其中節奏。不差絫黍。詎曰一揆刺聲。便以豪放名乎。

題望子閣帖

此泉州馬號本。泐痕儼然。近日多裹一公翻本。無此泐痕也。可喜者適存右軍大令父子數卷。潦心此道者。豈復爲唐皇米顛抑揚所齟齬耶。鐘溪望子。千里出遊。携此不倦。意在堅表。外人那得知。何局局較泐痕爲。

跋画石卷

黑又白。圓又方。乾又溼。柔又剛。背。然毛。截然光。其枯若朽。其腴若肪。其落筆也次第秩然有先後而適還其無先後。其成品也倫脊翕然分中旁而實未嘗有中旁。將謂變化如幻解脫三昧卻又乎尹藐理。條遂成章。以爲輪囷渾璽槎橫自然。卻又造化在手。裁成陰陽。止乎不得不止。行乎不得不行。官與神不須臾離。手與筆本自相忘。確乎宙輪宇矩。歷萬劫不會移易。儼然析骨戲形。盡一生用其短長何乃以一毫淡水。遂能破五色玄黃永不落生死得喪。卻讓其指點徜徉。因語立象盡意者。遊戲物表。果然別峰藏身者。覽類蓬場。或問浮盧愚者。畢竟是何意耶。

信手舒卷。起而咲曰。偶爾偶爾。莫怪耶當。

題蒼莽粗豪幅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故有時如儲光羲幽昳閒門。亦有時如韓退之盤硬甯頑。何必避鐵綽板而豔杏子衫乎。猶守一家。施點皮毛。且上此松。看鶯淚去。

題韶秀蕭散幅

既掣鯨魚碧海中。仍看翡翠蘭苕上。業已橋激瞿塘。自爾帆吞雲夢。九子皖公餐秀色。六橋烟柳醉春風。東坡以玉環消杜陵之瘦硬。我先以香奩消池底之悲涼。下筆之先。無二致也。只是異與小兒。莫強解事。陽五伴侶不得效顰。

題方解石

是誰劃切方壺。來供荆關削鐵鑿翠鏈叠。或能追杜陵之九折。崩谿崖垠。何乃長昌黎之斷截。隨聲附和作飛鳧。早被此石咲不徹。

玲瓏石

是誰琢受具區波。泰山穿霤為我磨。手摘大千還老圖。藕絲孔咲巖穴蠹。近來名園假山做大癡。花卉玲瓏棄置之。山水家見没皆攢眉。吾謂雅俗各有宜。世間好奇不知奇。多半為文人指點之所發噫。

潑墨疊崖

黑山鬼斧眞怕汝。白衣蒼狗同什伍。玄圭沉玉推封畫。千年之堅出黃土。強爲泥洹撐肩臂。顛唉烏觚妥吞吐。將謂隔籬放烟與潑墨有同別耶。等黑老于日可惜許。

雄踞石

艸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此唐人王感化詩。授得木犀頭上角。變成鸚鵡夢中蠑。乃吾友汪子白何忽然感憶。附記於此。

列指石

九華可望不可登。三山立海造不能。莫笑空拳廷秦漢。皇帝自娛加此名。窮崖突兀發奇夢。卓筆剌天天可升。我謂漆園龍門

多畫出。世人碌碎信不曾。且莫驚。何不看韓昌黎自是亦崢嶸。且放平。何不看陶元亮細揣山海經。

題黑石芝

誰獻木若玉。莫是山海瑞。黑墳蒸成菌。雷雨何神速。遂有種識無。條達天。然足可。謝北方帝。安置愚公谷。

穿漏石

輪囷不必入櫟社。磥砢不必附崑岡。以爲守黑。各條理而白章。以爲砥礪乃淡。然如水蒼。自非鑿空。長居艸堂。

擬雪浪石

高浪駕天輸不盡。項刻青黃浮。澥昏。韓修武以之論文章。蘇和

仲買作佐池頂甘露莊一拜難換玉蟾綜滴淚不肯亦曰惟恐所造何以得忍也耶波浪天下哄必至矣

鬼面皴

龔聖予以画馬名而又自題墨鬼曰未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艸者竟謂墨鬼爲戲筆是大不然然則画馬其真書乎恐仍屬牝牡驪黄之見也且看此石是幾十年乃可信手爲之耶即曰馬也鬼也石也皆戲墨也吾又何辭

回字皴石

地出雲雷堆縫罅蒙供方相頷毛乍聖予画鬼當艸書東方曼倩何勞傌寧歌少陵鏈疊嶂勿刋熊渠夜删射若遇醉僧踞地

樗寮題定悟紙衣不借偈

題石寄玉田

是誰析得崑崙骨洗濯江湖雲出沒崑明歷刦留蒼浪漫說天根標月窟寄與玉田懸高堂磊磊落落生毫光墨池別路足揮洒信得青山白石拔肝腸

累圓石

聖人師萬物毫毛有脊倫方圓本同時砂礫皆金珍鐵鋒尖起甄陶鑪崑崙背上牛毛菽削鐵劈斧諸家到此莫梳今日是金粟如來大轉法輪

鷄爪石

仰祠石屋齊臨池。翠茸揚綺青玉肌。爪甲稜角鈎人衣。吾嘗玩之不能携歸。想成綠火盤雲飛。寒翔瘦骨其逕肥。觀者毋惟人雕鏤。

羣峰小屏

黃海雁宕與武夷。未若桂柳陽朔奇。駿鸞劍鋩碧玉簪。平坡萬笏穿清灘。當時虞山命我寫。其狀李成郭熙搖手辭。愚者援出鴻漾骨。幾年翻作珊瑚枝。壁縮蓬萊供盆几。傾欹倒岳太兒戲。噫嘻。果何為撐腸拄肚休綃碑。騈指會最真支離。

題石寄黎愧曾居士

陳後山云岱宗小天下。惟以石自表。揚誠齋寫石人扁。周益公

許其倒三峽掃千軍東坡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耳禪師撾鼓舉揚之杖人鏡性本不動乎尹旁達默白方圓同時虎匝令愚者寫此於諸公還有過焉遺焉否耶且寄我倪曾居士曰晚對點頭不妨惟供

文孝貞述甬先生遺帖後跋

前幅為先祖廷尉公泰昌庚申寄長溪諸係後幅亦廷尉公黙澤軒敬業之訓先父中丞公曉徑書與吾弟素藏在鹿湖恴遺履發簡出之浮渡之孤巨智讀而歎曰竭致闕修隨分一毫敬遜時斂泯火于薪此日用飲食之灌溉也廷尉公書法近遙庭中丞公筆勢似大令手澤所存見者感發而況其子孫乎不幸

降喪。哀恫卒荒。厎木遺音。一夜且五起矣。因鈎上石。以付四男子。立于此藏軒商山之壁。

書桃源卷後

淵明桃源記。其無何有之大樹乎。其毘目仙人握手之故處乎。拔云記言先世避秦亂。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贅矣。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支矣。南陽菊水。青城杞根。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化為爭奪之場矣。仇池九十九泉。仍作望梅止渴之藥可耳。公安似乎知之。然好說花事。擁人豔情。得無誤執桃源縱盜耶。晚乃悔之。歸于平約。嗟嗟。今之以無何大樹。毘目故處為爭奪之奇徑者。淵明能不攢眉。

方竹杖銘

乘五雲。出空谷。可以環天下而藏轂。

又

動用不定。挂坤之師。

又

登高臨淺。惟汝不慄。環中四顧。惟汝藏密。

又

左之右之。惟爾卓立。四面風來。吹不入。

又

莫笑削圓。行地而天。

又

還四顧否。天地在手。

又

雷風恒。耆一莖。時止時行。惟直可以縱橫。

又

四不壞。一何在。日參前。立不改。

又

恒立不易。扶老勿恃。

又

方圓同時。惜爾中餽。握手乘雲。周流無轍。

筇竹杖銘

空心者實。蹷頭而直。在山水間。善遊以息。

竹根筒銘

雲雷笈。毫端立。

筆筒銘

參天遊息。且立硏北。

班竹根筆斗

舜林一斗。直立斯受。以風霜斑。逢擊節手。

癭木筆筒

擁腫如此。又空乃腹。且教人直立其中。亦享樕株之福。

斑竹詩筒銘

有竅無心。寄與知音。

又

餉空有句。點點霜露。

又

信汝彬彬。寄懷故人。

又

且見一斑。褒中往還。

又

漏痕不欺。往回自知。

又

雲山幾點墨。天地一部筒。

又

風霜斑斑。寓此簡間。

又

汗青以報。捉手一笑。

橛栋筆筒

斲留為容。無心而藏鋒。

又

裁此輪囷。廢而中還。讓直立者。藏身弄眼。

竹根盤旋銘

方圓同際。月許規輪。光天中地。節取時因。

又

山空羨圓。理根有節。環中見天。是神手得。

旋銘

命地承天。古輪知始。定位恒圓。主賓時此。

又

狂未有先。將何爲問。界地剖天。常歌時定。

又

片雲立日。輪空指掌。見門入室。眞風始賞。

竹根盤銘

剖雷丸奉一拌。

又

節錯根盤以承則安。

大理石盤銘

惟平素可以載其孚尹無內外。

竹根鉢銘

通身金粟不畜一粒米而無不足。

梡嶡

出土雷文安哉以熏。

二研木案銘

不必其爲梡嶡。不必其爲洞案。何以報之。雖湞奔而居玩。斲畄致此。無羨無畔。聊承爐以上歆。不覺嗒然而歎。

研板銘

交讓之木。裁版胖合。可以爲蓋。可以爲夾。雖置一方而用也周匝。藏書時展。問則不荅。

戒尺銘

第一作得主。不被物轉。知其用處。可以舒卷。

又

維直以方。風吹不動。周匝合宜。隨時應用。

又

可按可切。常𢊈而不設。大巧若拙。用過無職。

又

得此而用白黑。吾信其直。

赤心文木戒尺銘

赤心結實。裁之斐然。過此正定。當我案前。

荔枝瓢銘

瓠落誰剖。常挂樹否。卷曲信天。且伸一手。

木如意銘

非蛇非龍。不求先容。

又

紫芝不朽。天地在手。

圖章銘

大圖內。伏羲說、印方塡、同而別。介如石。方寸鐵。安名言。裕不設
彖秩秩手切切、無首尾隨巧拙赤日光露霜雪。當其初歷厥墨
寳藏虛。泯白黑。問何人。卦之德。此藏軒。兩間塞。琢磨畢。平四克
善藏刀。養其直。時屈伸。恒自得。傳古今。識之默。

合升紅黃圖帶硯銘

黃流在中而周四維。不一不二。判此者誰。

硯銘

信古下帷天地臨之毫不可欺

又

磨之不動古今奉重

又

善耕此田臨池如淵

又

鈍以爲鏡賴汝礪

又

煉欲何補一窗雷雨萍天地于此硯亭山中之太古

又

荀況賦鍼。言其先引而功成不見也。賦蠶。言共合身利世也。匪雲何為乎。愚者曰。筆先引而功成不見也。墨合身利世者也。硯何為乎。此可以悟三不離。而處閒用物者之起乎動靜矣。藍然讀天地之書者。方能享此。徒爾閒中消日耶。彼不若而熟硯。

又

閒無事而有事。青相硯。

又

遇方寸鐵。裁成木臬。天山誰識青花。且作龍蛇斷碣。

又

研之不已。我心乃洗。其介如此。

浮山別集跋

方小愚一日示余以浮山別集余受而讀之卒業慄然曰大矣哉老人盡性之書也世言禪悅通脫可喜於是蔑經毀教屏置一切類為不可測其於世也擿埴索塗冥行為已矣號稱聞道高譚玄渺趣簡便而苦賾隱片言證聖宮牆自峻孰燭揣籥迷相為勝噫孰是無我而備物者乎孰是範圍曲成而不過不遺者乎老人承四世之易淬血焦鼎極深研幾不憚垢衣蓬首假別路而會通之琊中彪外游戲遺放故其矢口肆筆隨物賦形皆能究晰天人綜心變化若燭星目而游江漢直猶夫廣川之藻長盧之博南宮之韻坡公之筆舌詡詡哉後之讀是編者即

一點一畫銷歸自性恍然寂歷同時理事雙泯之旨則於老人之書思過半矣若徒侈樓堞人物市邑車馬繁富綺麗之狀就躭蜃影是豈爲識海之源者哉青原學人劉砥拜跋